



一沓扇子

于姜涛
(广州)

去年春节前,我妈回青岛老家了。回去时我还算着日子,说您大概在老家待一个月,开春儿孩子上学时再回来。过完年开学后,母亲问我,需不需要来广州给孩子做饭?那时我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,纷繁杂乱,无心安排,就说迟点吧,你在老家有什么事可以先忙着。母亲说:“去年秋天咱家屋顶有点漏水,你那边不急的话,我们把屋顶的瓦重铺一遍?”我应着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母亲说:“屋顶铺好了,定时间了吗?”那时孩子在初中已经比较适应了,半年间,又长大很多,大小事都愿意自己张罗。于是我说,迟点吧,宝宝现在都喜欢在学校吃饭,暂时您先不用过来了。母亲说行,反正你们看着来,需要我,我就过来。

到了七月,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、长高,母亲似乎已经再也没有过来“帮我们带孩子”的需要了。

母亲还有很多衣服在这里。周末抽了半天空,我把母亲的衣服收拾了一大包,准备发快递给她寄回去。在母亲衣柜的抽屉里我发现一个大塑料袋,打开细看,是一大包药,有治疗腿痛的、腰痛的、胃酸的、皮肤的、咳嗽的、止痛的……二十多盒。上面用圆珠笔写着“一天几次,一次几片”,那是母亲的笔迹。细看日期,有些药已经过期了。这几年,从未听她提过吃了这么多种药。细回忆,只一次,听她说自己腰有点不舒服。后来才想起,母亲年轻时生病做过大手术,走不了太久的路。

抽屉后面,还有一条淡黄色毛巾,盖住厚厚的一沓东西,拿出来看,是扇子!就是常在街边看到商店地推时,免费赠送的那种塑料小扇子,足足有几十把。每把扇子上都花花绿绿印了很多字。有超市送鸡蛋的、农家菜打折的、菜市场开业的、英语学习的、萨克斯培训的、火锅店优惠的……有几把上面还是东圃菜市场那边的店铺广告。想起母亲说,与老乡一起坐公交车去东圃那边买菜,离我们家有几站呢。母亲说那边的菜便宜很多。

不过,母亲放这么多没用的扇子有啥用呢?看来,还是老家农村那种爱贪小便宜的旧习改不掉。忽然想起那次与母亲到楼下买菜,几个妇女在路边派广告宣传单,送一把小扇子。她们满头大汗,手挽着一个大帆布袋,里面装满宣传单和广告扇。递给我,我没理。大多路过的人都不要。母亲接了。在电梯里时,母亲拿着那把广告扇子,自嘲笑道:“呵呵,这种扇子一点儿也不凉快,要了有啥用?”我哼笑一声,撇撇嘴说:“那你还要?我都不接的。这些派宣传广告的,有些都不知道是干嘛的,省得烦了。”母亲讪讪笑道:“咳,看他们一整天都在派,也挺辛苦的。”

想起这件事,忽然发现,这一沓扇子,每一把,都是母亲的一次小小的善念啊!在这偌大的广州城市里,面对儿子的“精明”,来自北方农村的她常常显得如此“笨拙”。她的行为常常有点躲闪,怕被儿子说,只是悄悄操持着家务,悄悄吃着一堆药,悄悄接下一把把别人递来的扇子,叠成抽屉里的一沓记忆。

卡带记忆

卡带,好“古董”的东西。但它就这么赫然从我的书架顶层里冒了出来,上面一层厚厚的灰,更显出它的过时。这不是哪位歌手的专辑,而是一盘TDK的空带子。“原来还有一盘啊。”我自言自语,心中回响起曾经的记忆。

记忆与她有关,在高三的日子。迎考的学业让人喘不过气,但她的背影就是氧气,让我每天精神抖擞,也让我迷醉。她是语文课代表,英文也好,而我的文科堪忧。因为她,我不知不觉,成了恶补文科最用功的仔,读她被表扬的范文,看她爱看的书籍,听她爱听的歌。

一次,她说喜欢《飘》,我不仅从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上下部两本中文版,还趁着周末赶去福州路的外文书店,原价买了一本英文版的《Gone with the Wind》——这都是我悄悄的行动,作为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,我的欢喜只敢暗藏心底,不敢向她透露半点。我默默下了决定:我定要提高文科成绩,到时再向她告白我的欢喜。

高三的日子总有些“度日如年”,每日望着她的背影,心生迫不及待的焦虑。“不行!”我又自言自语,“我得行动起来!”哪怕不是告白,也要想办法传递我的倾心。

可送什么她会喜欢呢?这个问题烦恼了我好多天。一日午休,她蓦然回首:“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?”

“抒情的。”

“我也喜欢。”忽然茅塞顿开,送她一张专辑吧,“你喜欢谁的歌?”

“梁咏琪的《花火》、陈洁仪的《心动》、张柏芝的《棉胎》……”这些名字,我有些熟悉,也有些陌生,但我还是一记下,就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。

我们的高三,网络尚不发达,MP3也未流行,还处在卡带向CD过渡的时代。CD太贵,我实在囊中羞涩,卡带

余颀
(上海)

成了我无奈的选择。但选谁的专辑,似乎都不能包罗所有她喜爱的歌,更怕无法传递我的倾心。于是,我又下了一个决定:用家里那台有拷贝功能的松下音响,自己录一张专辑——我想把她喜爱的歌曲统统放在一起,这样她就总能听到最喜欢的歌。

我匆匆跑去音像店:“老板,请问有卖空白录音带吗?”我一口气买6盘,以免自己录得不好。接下去,我向各路同学朋友借来了她喜爱的歌手专辑,实在找不到的,我便咬牙掏钱去买,唯独没敢找她,生怕她发现我的心思。

录制的事我没敢告诉任何人,更怕父母知道担心我耽误学业,只能趁中午赶回家一个人偷偷作业,总共录了4盘,2盘她爱的歌,还有2盘我爱的歌。反复听了几遍,音质还算满意。我还按顺序将4盒卡带的歌手歌曲认真抄录成一份歌单,绝不容许有一个错别字。

时隔一月,终于大功告成,看着桌上这四盒卡带,满心欢喜和期待。

她的生日快到了,但看了看日历,那天是双休日,我还没有勇气去她家里,最后决定那周五送给她。

我轻轻戳了下她的肩膀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你的生日快到了,送你一份礼物。”

“我不需要。”

“你会喜欢的。不贵重,我自己录的录音带,都是你爱听的歌。还有我爱听的,我希望你也能喜欢。”

她收下了!我喜出望外,高兴了一夜,又忐忑了两日:她会喜欢吗?录音带音质会不会不好?是不是录得太多了?那一年,手机还没普及,我能有一部手机该有多好啊。

终于等到了周一,我又轻轻戳了她的肩:“你听过了吗?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听吗?”

“好听。”

我兴奋得一时语塞,沉默片刻:“好听就好。”

她也沉默片刻:“一起听吗?”她悄悄递来了一个耳机。

“好!”

那节课上了什么,我不记得了,只记得我趴在课桌上,右耳戴着她递给我的耳机,听着她爱的歌。

“老婆,这盘卡带你还有印象吗?”

“什么卡带?”

“这是我高三给你录歌剩下的卡带啊。”

她拿过去认真瞅了瞅:“这你还留着?”

“当然留着。”我一手夺了回来,“舍不得。那时费了我好多钱!”

她得意地笑:“你也没白录啊。”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“可惜的是,你录的那几盒早已经走音了,听不了了。”

录音卡带经不起岁月的尘洗,走音自是必然,如今也成了“古董”,但那些旋律犹在心间荡漾,不曾过时。

于是,我把它重新放回了书架的顶层,没有抹去上面的那一层灰:就继续放在那里吧,它是我们独有的记忆,没有音乐,也依然能拨动欢喜的心弦。

吴艳丽
(佛山)

一穗麦香叩旧年

我已记不清,上一回见到真实的麦田,相隔多少岁月?时光漫漶,旧光景仿佛在心底淡去。那日更换电脑桌面,一川麦浪猝然撞入眼帘:晴空之下,铺展着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的麦田……记忆的闸门应声敞开,尘封的往事就此翻涌而来。

儿时,麦子一熟,学校便会放农忙假——老师们要回家收麦,外出务工的父亲也会匆匆赶回,家中数亩田地全靠人力收割,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。我和哥哥自然也不得偷懒,日日攥着小小的镰刀,清晨踏着沾着凉气的晨露,傍晚迎着熔金般的落日下地。明明家中不过几亩薄田,却总觉日复一日地忙碌,麦粒却迟迟不能归仓;一日明明只有二十四个小时,从日出熬到日暮,时光却慢得滞重,一寸寸挪不动。

麦收于我,是一桩难熬的差事。我天生对麦麸过敏,只要碰了麦秆,浑身立刻冒出密密麻麻的红疙瘩,痒意从皮肤钻进骨血,从头到脚、由外至内,仿佛连五脏六腑都跟着发痒。可生在农家,农忙时节绝无偷懒旁观的道理。年年熬过一两轮刺痒,我竟也慢慢熬得习惯。至今还记得,儿时的我一边哭一边使劲抓挠皮肤时,母亲轻声嘱托:“你要

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走出农村,往后就不用下地割麦了。”不知是这句叮嘱刻进了心底,还是命运自有安排,长大之后,我当真再难见到成片的麦田。

可麦收时节,也藏着独有的甜,是像汽水一般,轻轻翻涌着细碎气泡的欢喜。如今寻常到不值一提的雪碧、芬达,放在儿时,却是麦收时才有的稀罕滋味。父母总会在开镰时买上一两瓶,带到地头,见我和哥哥又渴又累耍赖不愿再弯腰时,便倒上半小杯递来。清甜一路渗进骨头,熨帖了身上的每一个细胞。父母却至多浅抿一口。后来我有能力日日喝汽水,反倒极少再碰。我情愿把这份清甜,连同田间清浅的麦香,一同妥帖地收进心底。

自家麦子收割完毕,我和哥哥便每日挎着竹篮,早出晚归拾捡散落的麦穗。将饱满沉实的麦粒落在田垄、地埂,在农人眼里,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粮食于今人而言似乎不再珍贵,可那时的我,每次拾满一篮,搓出满满一把麦粒,总能收获邻里与父母真心的夸赞。我贪恋那份发自心底的认可,它让年少的我懂得,珍惜粮食是踏实勤劳,亦是朴素的体面。

如今教女儿背诵古诗,我斟酌良

久,最终选了一首《悯农》为她开蒙。不单因诗句浅白易懂、朗朗上口,更是短短二十字藏着沉沉的重量,契合我身为农家子女根植于心的情愫。她生在城市、长在楼宇,从未见过真正的麦子,或许一辈子都无法读懂她的母亲对乡土、对麦田沉甸甸的眷恋。

大学宿舍里,一位土生土长的城市姑娘分不清麦苗与韭菜,我彼时笑得前仰后合。谁也未曾料到,多年之后,我远离故土,我的孩子也成了分不清麦苗与韭菜的城里孩童。告别乡村后,我终日穿梭在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,身如浮云,再也做不成一株扎根大地、昂扬生长的麦子。

后来读书编稿,数次遇见他人笔下的麦子。范成大写:“小麦青青大麦黄,原头日出天色凉。”郑瓣铺展丰收盛景:“小麦深如人,渲染不见地。一苞十余茎,一茎五六穗。实粒大且坚,较岁增三倍。芟获载满车,累累横街尾。”还有旧年校阅《塬上笔记》时作者笔下那片在汶川地震后呼喊尖叫、伤痕累累,后来又带给农人希望的麦子……

可遗憾的是,那股麦香,如今只氤氲在我的记忆和我的梦境里。若有机缘,明年,我想回去看看,再遇见那些扎根大地、努力生长的麦子。